



ERIC-EMMANUEL
SCHMITT

奥斯卡与玫瑰夫人

(法) 埃里克-埃玛纽埃尔·施米特 著 徐晓雁 译

Oscar et
la Dame Rose
ERIC-EMMANUEL
SCHMITT

奥斯卡与玫瑰夫人

(法) 埃里克-埃玛纽埃尔·施米特 著

徐晓雁 译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图字: 01-2008-233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奥斯卡与玫瑰夫人/(法)施米特著;徐晓雁译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5063-4320-6

I.奥… II.①施…②徐…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.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63219号

Eric-Emmanuel Schmitt:
Oscar et la Dame Rose
© Editions Albin Michel S.A-Paris, 2002
Milarepa
© Editions Albin Michel S.A-Paris, 1997
L'enfant de Noé
© Editions Albin Michel S.A-Paris, 2004
Traduit par Xu Xiaoyan



策划: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奥斯卡与玫瑰夫人

作者:[法]埃里克-埃玛纽埃尔·施米特

译者:徐晓雁

责任编辑:启天

装帧设计: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125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部)

E-mail:zuoj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a.net.cn

印刷:北京京北制版厂

成品尺寸:142×210

字数:100千

印张:6.5

版次:2008年5月第1版

印次: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4320-6

定价:25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—

奥斯卡与玫瑰夫人

亲爱的上帝：

我叫奥斯卡，我十岁了。我用火烫过小猫、小狗，还朝房间里扔过火团（我想可能把金鱼也烤坏了）。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，因为直到现在，由于上学的缘故，我一直没时间写。

我得先告诉你：我最恨写信了，实在没办法才写。因为写信这事，就像是圣诞节挂在门上的花环，装饰用的绒球、彩带、花边等等，不过是些美化了的谎言。那是大人的玩意儿。

要证据吗？瞧，看看我信的开头：“我叫奥斯卡，我十岁了。我用火烫过小猫、小狗，还朝房间里扔过火团（我想可能把金鱼也烤坏了）。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，因为直到现在，由于上学的缘故，我一直没时间写。”我也完全可以这么写：“人家叫我鸡蛋壳¹，我看上去只有七岁的样子，因为癌症，只好在医院过日子。我以前从不和你搭话，因为我甚至都

¹ 译注：原文的意思是鸡蛋一样的脑壳，因为小主人公因化疗成了光头。

不相信你的存在。”

只是如果我这样写的话，你会怪罪我，会对我不感兴趣，可我很需要你对我感兴趣。

要是你能抽空帮我两三个小忙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我给你解释一下：

医院，那是个很惬意的地方，到处是高声说话的好脾气的大人，好多玩具，还有玫瑰夫人们会陪孩子一起玩，还有一些随叫随到的死党，像巴贡，爱因斯坦，波波考恩。总之如果你是个令人愉快的病人，医院真是个好地方。

我不再讨人喜欢了，自从我做过骨髓移植后，我就感觉我不讨人喜欢了。早晨，杜塞多夫医生给我做检查，心情很糟，我让他失望了。他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，好像我犯了什么错。其实我已经很配合手术了：我很乖，听凭他们给我上麻药，痛了也忍住不喊出来，吞下所有药片。有几天我真想把杜塞多夫医生臭骂一顿，告诉他说不定就是他那两根黑眉毛，把手术搞砸了。但他看上去那样难过，我就把骂他的话咽了下去。杜塞多夫医生越是沉默着一脸歉疚的样子，我越感到自己有罪。我明白自己成了一个坏病人，我妨碍别人相信医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
医生的想法是有传染性的，现在整个楼层的护士、住院医生、护工都那样地看我。我挺高兴的时候，他们看上去却挺难过。我说句搞笑的话，他们勉强挤出点笑容。真的，大家再也

不像从前那样说笑了。

只有玫瑰奶奶一点儿没变。在我看来，她反正是太老了，想变也变不了。而且玫瑰奶奶就是玫瑰奶奶。我就不用给你介绍玫瑰奶奶她了吧，就是她让我给你写信的，肯定是你的老朋友了。问题是只有我这么称她玫瑰奶奶，所以你得下点儿功夫来知道我说的是谁：就是那群从外面来陪伴病孩的穿玫瑰色制服的夫人中最老的那个。

“您几岁了，玫瑰奶奶？”

“你记得住十三位的数字吗，小奥斯卡？”

“噢！您太夸张了！”

“不是的，尤其不能让这里的人知道我的年纪，否则我会被赶走，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在这儿是违规的。做玫瑰夫人是有年龄限制的，我早已超龄了。”

“您过期了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就像酸奶过了保质期？”

“嘘！”

“OK！我什么都不说。”

她倒是很勇敢，把秘密都告诉我。不过她没选错对象，我会守口如瓶的，即使我感到很奇怪，她眼圈边的皱纹多得跟太

阳光芒似的，怎么就没人起疑心呢？

另一次，我发现她的另一个秘密，肯定是这样的，上帝，你可以去核实。

我们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，她踩到一堆狗屎。

“他妈的！”

“玫瑰奶奶，您说粗话。”

“哦，你这小家伙，让我太平会儿吧，我爱怎么说话就怎么说。”

“哦，玫瑰奶奶！”

“挪挪你的屁股，我们是在散步，别像蜗牛似的。”

当我们在长凳上坐下，吮起棒棒糖时，我问她：

“您怎么会满嘴粗话呢？”

“职业癖好，我的小奥斯卡。干我那行的，要是我说话斯文，就全完了。”

“那您是做什么的呀？”

“你不会相信的……”

“我发誓我信。”

“摔跤选手。”

“我不信！”

“真的！人家喊我朗格多克¹杀手。”

¹ 法国南部的一个大行政区。

从此，每当我情绪低落，在确定周围没人听见我们说话后，玫瑰奶奶就给我讲她的那些摔跤联赛：朗格多克女杀手应战利穆赞女屠夫；她和魔鬼圣克兰二十多年来的对决，那是个荷兰女人，胸脯硬得像炮弹；特别是她战胜绰号巴切瓦德母狗的乌拉乌拉而获得世界杯冠军，乌拉乌拉从没输过，即使玫瑰奶奶当时的偶像，绰号钢腿的摔跤手也没能赢过她。她的那些比赛真叫我向往，我想象我的死党朋友现在这个样子出现在摔跤场上，一个穿粉红色罩衣的小老太太，摇摇晃晃地想把那些穿着背心的大块头摔倒在地。我仿佛觉得那就是我，我变得强大起来，我在报仇。

好了，上帝，如果有这么多玫瑰奶奶或朗格多克杀手的线索，你还认不出谁是玫瑰奶奶的话，那你就别再当上帝了，退休得了。我说得够清楚了吧。

我扯远了。

总之，我的骨髓移植在这儿很让人失望，我的化疗也不管用，以前大家还不觉得太严重，因为还寄希望于骨髓移植。但现在我看医生也没什么好法子了，即使这令人同情。那个妈妈觉得很帅的杜塞多夫医生，我觉得他眉毛太浓了点，一副圣诞老人没带上礼物的惭愧模样。

气氛越来越不妙，我和小伙伴巴贡¹说起这事，实际上他不

¹ 译注：巴贡原文有熏肉片的意思。

叫巴贡，叫伊夫，不过看他全身烧焦的样子，叫他巴贡更合适。

“巴贡，我觉得医生不喜欢我了，我让他们泄气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鸡蛋壳！医生才不会泄气呢，他们总会想出法子做这做那。我算过了他们至少给我做过六次手术。”

“可能是你给了他们灵感。”

“亏你想得出。”

“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干脆对我说我要死了？”

这时，巴贡和医院所有的人一样：变哑巴了。如果你在一个医院里提到“死”这个字，是没人会听进去的。你可以肯定有某个排气孔，大家都会岔开话题。除了玫瑰奶奶，我已试过所有的人。

所以今天早上，我想试试看，她是不是也会在这种时候装聋作哑。

“玫瑰奶奶，我觉得谁都不告诉我我要死了。”

她看着我。她会不会和别人一样反应呢？哦，拜托了，朗格多克杀手，你要坚定立场，保留你的耳朵啊！

“既然你已经知道，干吗还要别人告诉你呢？”

喔，总算她听见了。

“玫瑰奶奶，我总觉得大家想象出另一种医院，和现实中的不一样。好像一到那里就能康复，其实到那里也会死去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奥斯卡。我觉得大家对生命也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忘了生命是脆弱、易碎和短暂的，而我们的所作所

为，就好像我们永远都不会死。”

“我的手术失败了，对吗，玫瑰奶奶？”

玫瑰奶奶没有回答，这是她回答“是”的一种方式。当她确认我可以心领神会时，弯下腰，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说道：

“我可什么都没告诉过你，对吗？你向我保证？”

“我保证。”

我们都沉默了一会，想抛开一点儿这些沉重的想法。

“如果你试着给上帝写信，奥斯卡？”

“噢，不，您可不能，玫瑰奶奶！”

“什么，我不能？”

“不该是您说这些话的，我一直以为您不说谎的。”

“可是我没在对你说谎呀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对我说上帝？人家已经用圣诞老人糊弄过我，有一次就够了！”

“奥斯卡，上帝和圣诞老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有，一回事，半斤八两。”

“你会认为我，一个前摔跤手，一百六十五场比赛赢过一百六十场，其中四十三场完胜，我，朗格多克杀手，会有一秒钟相信圣诞老人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所以，我不相信圣诞老人，但我相信上帝，就这样。”

当然，她这么一说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

“我干吗要给上帝写信呢？”

“你会感觉孤独得好一点儿。”

“让一个不存在的人减少我的孤独？”

“那就设法让他存在。”

她向我弯下身子：

“每当你相信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多存在一点儿，如果你锲而不舍，他就会真的完全存在。他会让你好受许多的。”

“那我给他写什么呢？”

“给他写一些你的想法，那些想法你平时不会说出来，但压着你赖着不肯走，让你心情沉重，让你无法动弹，占着你心灵的位置不让新鲜想法进来，让你心灵蒙尘。如果你不说出来，就会成为那些陈旧发臭想法的垃圾桶。”

“OK。”

“然后，你可以每天向上帝许一个愿。注意！只能许一个。”

“您的那个上帝可真没用，玫瑰奶奶。阿拉丁还可向他的神灯巨人许三个愿呢。”

“每天一个心愿可是比一生三个心愿棒多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OK。那我什么都可以问他要吗？玩具，糖果，汽车……”

“不，奥斯卡，上帝可不是圣诞老人，你只能问他要灵魂中的一些东西。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比如：勇气，智慧，耐心。”

“OK。我懂了。”

“然后，奥斯卡，你还可以替别人向他许愿。”

“每天只能许一个心愿，玫瑰奶奶，别开玩笑，我还是留给自己吧。”

所以，上帝，借给你写第一封信的机会，我向你描述了我
在医院这里大致的生活。现在大家把我看成一个医学障碍，我
只想让你澄清一件事：我的病还有救吗？你只要回答是或否，
这不复杂吧。是或否，你把没用的那栏划掉就成。

明天见，吻你

奥斯卡

另：我没你的地址，怎么办？

亲爱的上帝：

太棒了！你真酷。我信还没贴邮票，你就给我答案了。你
是怎么做到的？

今天早晨我和爱因斯坦在游戏室下象棋，波波考恩进来告
诉我：

“你父母来了。”

“我父母？不可能，他们星期天才来。”

“我看见他们的汽车了，一辆带白色篷布的红色吉普车。”

“这不可能。”

我耸耸肩，继续和爱因斯坦下棋。但因为我分心了，爱因斯坦趁机偷了我所有的棋子，这让我更加恼火。大家叫他爱因斯坦倒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，而是他的脑袋比别人大两倍。据说里面都是水，很遗憾是水而不是脑浆，否则他应该干出点儿大事，爱因斯坦。

眼看就要输掉，我就不再玩下去，跟着波波考恩去他房间。他的房间对着停车场。他说得有道理，我父母真的来了。

我得告诉你，上帝，我父母和我，我们住得很远。以前我住在那里时不觉得，现在不住了才发现真的是很远。所以我父母只好每星期来看我一次，星期天来，因为星期天他们不上班，我也不上。

“你看我说得有道理吧，”波波考恩说，“我告诉你了这消息，给我多少好处费啊？”

“我有榛子巧克力。”

“你没有草莓水果糖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行，巧克力就巧克力吧。”

其实大家都不许给波波考恩吃零食，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减肥的。九岁九十八公斤，身高一米一，宽也一米一！唯一可把

全身塞进去的衣服，是一件美国式T恤衫，而且还是横条纹的水手衫。老实说，我的朋友里没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相信他能停止发胖。我们都有些可怜他，因为他总是吃不饱。我们常把吃不完的饭菜给他。相对他的那身肥肉，一块巧克力太微不足道了。如果我错了，但那些护士呢，她们也停止给他塞那些药栓了。

我回到自己房间去等父母。开始我还有点儿喘气，所以没注意到已经过了好几分钟。后来我意识到他们已经有十五倍的时间可以走到我房间了。

突然，我猜到他们上哪了。我悄悄溜到走廊，见没人看见，就走下楼梯，沿着暗影一直走到杜塞多夫医生的办公室。

赢了！他们真的在那。门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。因为下楼梯让我气喘吁吁，我花几秒钟定定神，就在这时，一切都完了，我听见了我不该听见的话。我妈妈抽泣着，杜塞多夫医生重复道：“我们都试过了，你要相信我们试过了所有的办法。”我爸爸哽咽着答道：“我相信的，医生，我相信。”

我把耳朵贴在铁门上，我不知道哪样东西更冷，是铁门还是我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杜塞多夫医生说道：

“你们想拥抱他吗？”

“我恐怕再也没有这个勇气了。”妈妈说道。

“不该让他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。”爸爸补充道。

就在这时我明白了我父母是两个懦夫。更糟的是：两个懦夫以为我也是懦夫！

办公室有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我想他们要出来了。我赶紧推开手边的第一扇门。

就这样我躲到了放扫帚的壁橱里，挨过上午剩下的时间。也许你不知道，上帝，因为放扫帚的壁橱，只能从外面打开，从里面打不开，好像怕那些扫帚、水桶、拖把会在夜里夺门逃走！

总之被关在黑暗中倒并不妨碍我，因为我不想见任何人，因为在听到那些话之后的震惊，让我手脚不听使唤了。

快到中午时，我感到楼上有些骚动了。我听见慌乱的脚步声，然后开始到处有人喊我的名字：

“奥斯卡！奥斯卡！”

听到有人叫我，却不回答他们，让我有点儿快意，我恨不得和整个世界过不去。

后来，我想我睡着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听见了勤杂工尼达太太的脚步声。她打开门，这时我们都吓了一跳，尖叫起来，因为她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躲在那里，而我，也不记得她会长得那么黑，尖叫起来那么厉害。

然后，是一阵混乱，他们都来了，杜塞多夫医生、护士长、值班护士、其他勤杂工。当时我想他们要训斥我了，但看他们各自都有点儿心虚的样子，我感到得马上抓住机会。

“我要见玫瑰奶奶。”

“可你上哪去了，奥斯卡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我要见玫瑰奶奶。”

“你怎么会跑到壁橱里来？你跟踪什么人了？你听到了什么？”

“我要见玫瑰奶奶。”

“喝口水吧。”

“不，我要见玫瑰奶奶。”

“吃一口面包……”

“不，我要见玫瑰奶奶。”

就像花岗岩、峭壁、水泥板那么坚定，谁都没法子。我干脆不再听他们对我说什么，我要见玫瑰奶奶。

杜塞多夫医生看上去很尴尬，在这么多同事面前，我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他。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了。

“去把这位太太找来！”

这样，我同意休息，到自己房间里睡了一会儿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玫瑰奶奶已经来了，微笑着。

“太棒了，奥斯卡，你的计谋成功了，你狠狠教训了他们一下。不过结果就是他们现在都嫉妒我。”

“管他呢。”

“这都是些正直的人，奥斯卡，非常正直。”

“我不管。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